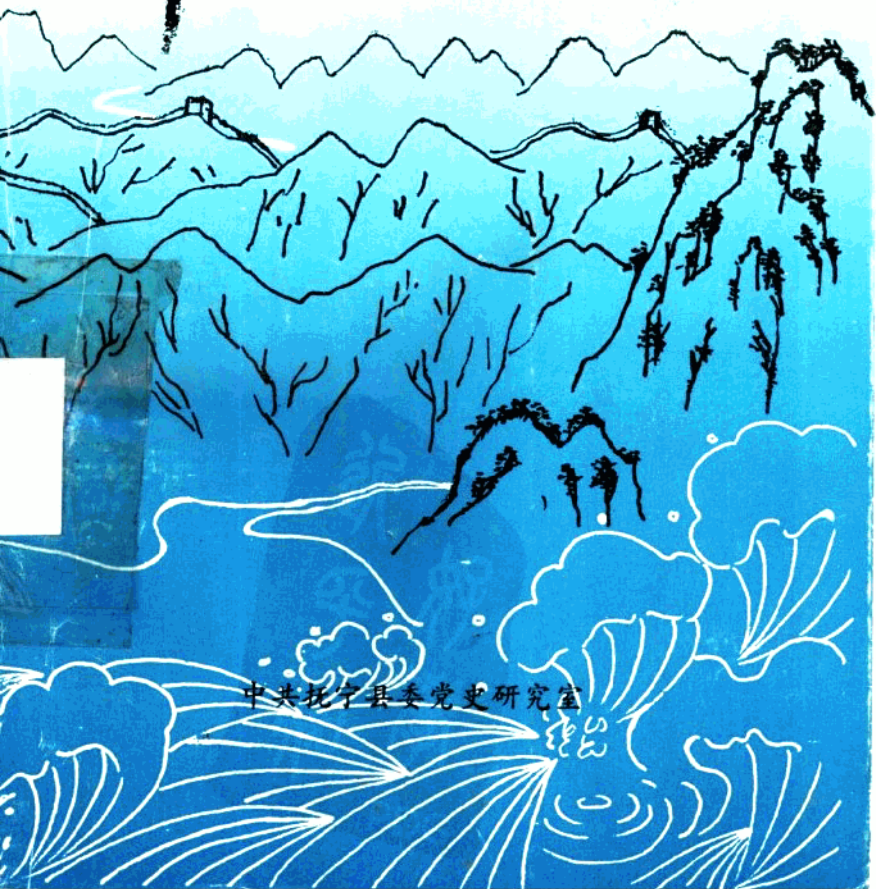


洋河怒潮



中共抚宁县委党史研究室

张山

洋 河 怒 潮

党 史 资 料 丛 书

(总 四 辑)

中共抚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

特邀编审 李运午 侯金来 单明礼
主 编 李彦明
副 主 编 卢建宗 孙福祯
编 辑 刘守智 周玉敏 周素芝
郭 凯 王晓光 阎永丽

洋 河 怒 潮

中共抚宁县委党史研究室

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 字数：116 000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 000册 工本费：2.80元

努力撰好史稿，以利
編修英列，啟迪後人！

葛

鋒

一九九〇年

十二月五日

学党史方知创业不易
千四化更觉任重道远

李運午

九二九

序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抚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这是我们抚宁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共抚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邀请曾在抚宁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回忆革命岁月的战斗生活，并下功夫搜集编写了革命战斗故事、专题与人物资料，辑印成《洋河怒潮》，这无疑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斗争的历史不够熟悉和了解，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洋河怒潮》的问世，对于让人们了解战争年代抚宁人民斗争的历史，对青年人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本良好的教材。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希望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要熟悉、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并且以史为鉴，振奋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侯金来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目 录

革命回忆录

战斗在长城内外·····	赵濯华(3)
我在抚宁工作的回忆·····	刘胜芳(13)
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在抚宁的二、三事·····	苏 锋(23)
在八区队战斗生活的片断·····	张智魁(29)
解放抚宁城·····	张兴民(36)
回忆战争年代的几段往事·····	赵海晏(40)
回忆临抚昌联合县第四总区军民的抗日救国斗争·····	韩惠民(49)
为革命多奉献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光荣·····	宋彩琴(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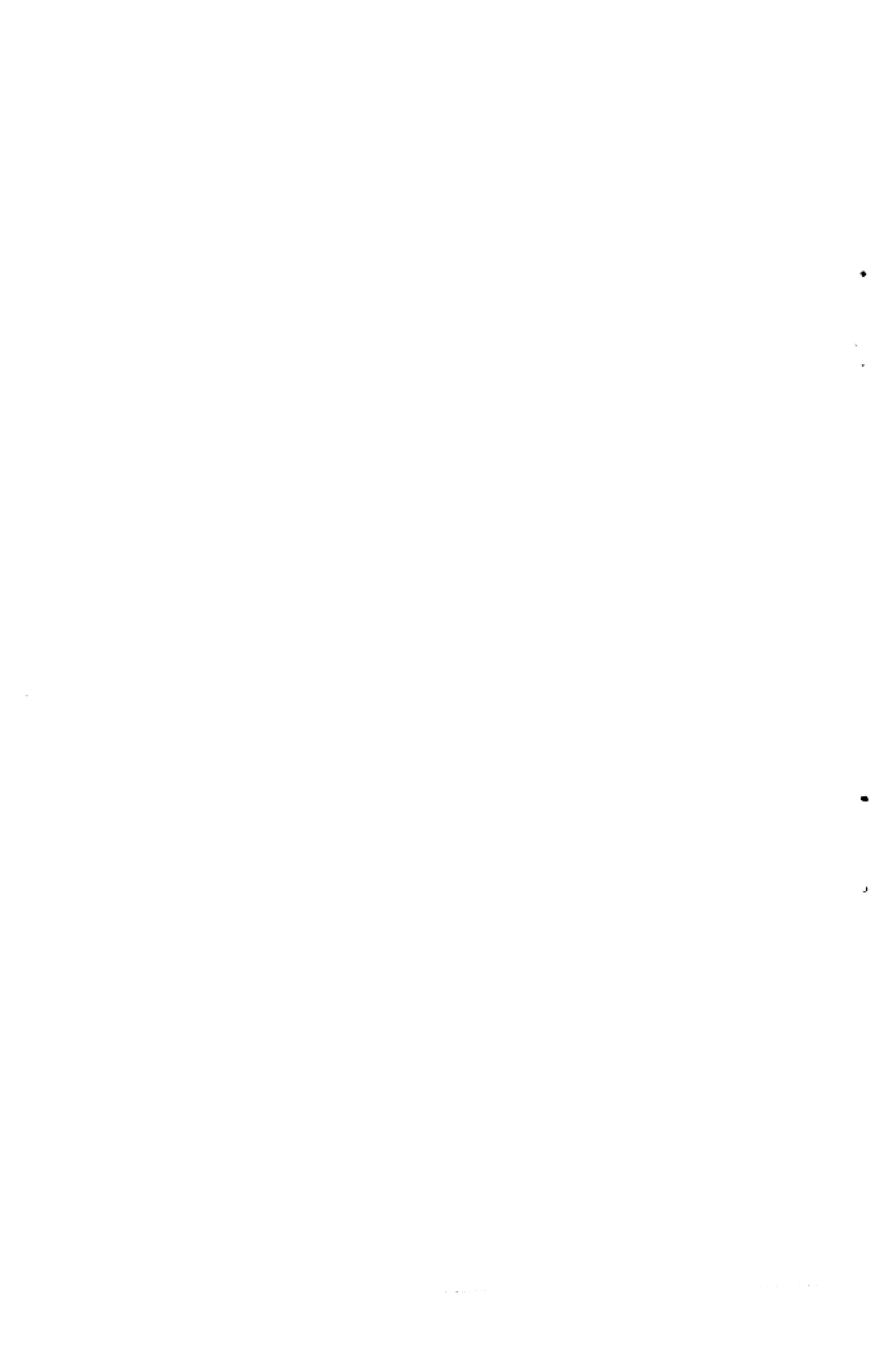
专题与人物资料

长城脚下的枪声·····	李彦明(63)
抗日民兵英雄王印亭·····	刘守智(70)
解放战争时期抚宁县妇女组织的活动·····	县妇联(77)
解放战争时期的小学教育·····	倪倩华(87)
忍辱建功业,沉冤三十年——郭业昌一案始末·····	李彦明(93)
切断铁路交通,阻止蒋军东进——记抚宁人民的破 交活动·····	周素芝(99)
西河南事件·····	卢建宗、李庆忠(105)
一桩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杀人案——卢焕文烈士被害 经过·····	李彦明(109)
雪地抢运军粮,支援平津战役·····	阎永丽(115)
惠上天烈士·····	孙福祯、刘守智(119)

革命战斗故事及其它

天齐庙夺枪记.....	李彦明(125)
马骥设伏侯范庄，高石、宾田齐送命.....	史向荣(129)
金山岭下驸马毙命.....	张弼廷(133)
智取深河堡.....	孙福祯(139)
宋庄阻击战.....	刘少友(143)
婆婆岭截击战.....	孙福祯(148)
汉奸匪首赵子恒罪行录.....	孙福祯(152)
后 记.....	(162)

革命回忆录



战斗在长城内外

赵 濯 华

1942年，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我党的战略是准备力量，迎接反攻，抽调干部向东北发展力量。

晋察冀根据地与东北相连。打破日寇山海关到九门口的长城封锁线，把力量伸进热河、辽宁，牵制敌人，对华北根据地争取时间，准备反攻，具有重要作用。

党中央派了一个东北工作委员会，驻在晋察冀分局，由聂荣臻同志任书记，韩光同志任副书记。同时冀东也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由李楚离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张化东任组织委员，杨雨民任宣传委员。由我负责具体工作。任务是到滦河以东山海关附近突破长城封锁线，配合地方党和地方武装扩大根据地，牵制敌人，向东北开展工作，为大反攻争取时间。

一、踏上征途

1942年8月，秋高气爽，我偕同一个情报站，带一部电台从河北阜平出发，到唐县张各庄与张化东同志会合。再经洪城北上，行至拒马河，我的两个警卫员病了，一个骑上我的马送回军区治疗；另一个叫杨校章（后改名杨丙康），就地休养，病愈后赶队。我身带两支驳壳枪和自己的行李，负重增加了。再过永定河、桑干河进至龙关赤城地区，在孤山村见到了十军分区司令员段苏权、地委书记苏梅同志（他是抗战前北平地下党东北特委书记、是我的老同志），原打算休息两天，可是第二天早晨遭到敌人袭击，突围后爬上村南十多里外的高山。据老乡说，这山下就是安放民族英雄杨继业遗骨的“洪羊洞”。群众仍然敬仰这位英雄，

洞口上和大树上挂着许多红黄布条，上面写着“有求必应”、“心诚则灵”等感谢神灵的字句。

离开孤山村又东行、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来到小宝地，荒草萋萋，行人迷离，在一间茅草棚里见到十三专署专员焦若愚同志。由于时间紧迫，连水也没喝够，又继续东进，焦专员送了我们一程。抵达兴隆县界，那里有个联合县政府，会见了县长许烈同志，他送给我一头毛驴做脚程，帮了大忙。又连续翻越几座高山进入迁安县境，与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相见。他介绍了情况，谈了任务，稍事休息，东进抚宁县界台营地区，又会见了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

我们的目的地是临抚交界一带山区，只需一夜行程即可到达。我们宿营在一个小山庄，在倒塌墙壁的茅屋里躲避风雪。后半夜雪花飞舞，寒气袭人，侦察员跑来报告：“有千余名敌伪军宿营猩猩峪、单庄、李庄一带，扬言明天要搜山。”这股敌人是口内外编成的混合部队。为了避开敌军，我们便迅速转移了。

我带领半个班和6名电台工作人员，急奔花果山根据地。走到半路上，向导失踪了。我们担心发生突变，急忙凭着北斗星识别方向，摸着羊肠小道爬上山顶。远望宏量寺有火光，听到人喊马嘶声。电台的几个同志隐蔽在杨树林里，我带几名战士和2名警卫埋伏在一个牛角形的山顶上。敌人已到山腰，离我们约有500米。一旦暴露，敌人就会立即冲向我们。前头是日本鬼子，后面有伪军。根据他们行军顺序和队形密集判断，是扫荡后返回驻地的。如果我们是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满可以打一次漂亮的伏击，可是我们携有电台，还有女同志，又忙于赶路，只能设法脱离敌人。午后，敌军过完，我们转回预定的集合地点，从宏量寺背后又越过长城，隐蔽在果树林里。天黑时，侦察员报告：“敌人是在庙里吃过午饭走的，院内和尚们说敌军把庙里的高粱米撒在地上喂马，把他们的粮食都给吃光了，骂他们造孽，不得好死！”这说明日伪军已不在庙里。查明以后，我们进了宏量寺，见

了和尚，住了半宿，翌日天不亮又回到原峰岭下。两夜一天，大家只吃了一顿高粱米饭。冻饿交加，疲惫不堪，可是我们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心情又十分高兴。

二、滦东的形势

滦东古称辽东，地势险要，南有“碣石”俯瞰渤海，北望都山，屏蔽长城，西有滦河，东有山海关，北连义院口、山势嵯峨。从前辽、满入侵内地，都是绕过这个地区，进据幽燕，然后南犯中原。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关内也是绕过这个地区，从喜峰口、木兰峪南下。这个地区多年来以卢龙、抚宁、临榆三县构成行政区域，经济往来与东北十分密切。日寇组成伪满傀儡政权，将临榆县划归伪满管辖，人事往来受到限制，但不可能切断这种联系。东北工作委员会以这里为依托开展对敌斗争，向敌战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山海关驻有日本一个宪兵大队，华北驻屯军所属的特务机关，伪治安军一个团，伪政权及其武装构成这一地区的统治机构。伪军在日寇监管下沿京榆公路和秦皇岛到石门寨铁路沿线建筑了据点碉堡封锁线。又以山海关为中心组成特务网，公开特务即红白牌特务组成的特务队，秘密特务到处皆有。此外，乡、保、甲长都有特务头衔，他们和专门的特务组织形成两个情报系统。为了毒化中国人民，日本特务机关在山海关设有统销统购鸦片公司，重要集镇设有土膏店。领有开灯招客证，可以开大烟馆，可以向土膏店购买大烟土。吸鸦片者可以向土膏店申请吸烟证、租用烟具，每套烟具半年十元钱。对人口的统计方法是：住户十二岁以上的男女都得起“良民证”，外出随身携带，各种不同职业者有各种不同身份证，如公务人员身份证；来人住宿必须登记报告；从关外进关探亲的人必须持有伪满洲国发的身份证。关里人出山海关、界岭口都得由县以上伪政府办“出国”护照。城镇比农村更为严格。

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统治以“大东亚共荣”、“猫和老鼠的中日亲善”等口号进行欺骗宣传。但是大多数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没有被日寇强权所压服，也不会听信他们的欺骗宣传。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太平洋战争失败，苏联红军反攻，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日本士兵厌战，国内反战情绪增长，日本军心动摇，汉奸特务也日益感到末日的到来，有些人在为自己寻找退路。

我们开展宣传攻势，印发宣传品，散发到城市和敌人的据点里，署名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另外就是口头宣传，由接受宣传的人将消息带到敌占区，这些义务宣传者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更易于接受我们的主张。对小学教员、保甲长、在家赋闲无出路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做为重要的宣传教育对象，把他们吸引到抗日阵营中来。

宣传的内容有八路军的政策，对伪军政策，对汉奸特务附敌分子政策，宣传从即日起不再做害民卖国的坏事，痛改前非，既往不咎。做好事者论功行赏，伪军官要掉转枪口。对于当时国际和国内军事形势的发展，日本人民反战斗争都列为重要宣传内容。

我们的传单大量出现在山海关、秦皇岛。八路军的影响迅速扩大。敌占区群众经常议论八路军的神出鬼没，伪军中也怕受到八路军和抗日群众的制裁，竟睁只眼闭只眼，少惹麻烦，为自己留个退路。所以有的敌伪人员暗中与我方来往，传递情报及做些有利于抗日的的事情。

三、派遣工作

派遣人员到敌占区、到东北、打入敌伪组织和敌军内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派遣人员首先要选择适合的对象，经过了解，交上朋友，可以信赖，然后确定任务。由被派遣人员获取情

报，经过秘密交通安全送回我方。

敌人的镇压，严格的保甲和特务统治，层层关卡搜查，给开展伪满内地工作造成困难。在日寇投降前，更加紧张控制封锁和对我方的破坏。我们开辟了两条伸向东北的路线：

一条是铁路线。在山海关建立起铁道运输支部，由我直接领导。支部书记张占鳌同志，他是个好司炉，在铁路系统发展了一些人，在锦州至唐山一线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情况，敌伪军调动和军事运输动向。他们曾送回较重要的情报材料，并通过这条线向东北输送人员。送过一个干部侯辅廷，在山海关被敌人抓获，后来叛变当了特务，敌人又利用他对付我们东北工作委员会。从此，再也不能使用这条路线向东北送人了。

第二条路线是经热辽边境，由陆路伸向锦州地区派遣工作人员。工委成员宋国祥同志，因身体不好，不能坚持工作。他与伪省长王瑞华原是师生关系，较为熟悉，于是通过这条路线派他去锦州。后来，他被敌特怀疑，被捕入狱，解放锦州时，被我军从狱中救出。他任过我朝阳卫戍司令员，以后在剿匪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另一个叫张子云，抚宁县人，经过这条路线到沈阳落户，他在沈阳又发展了夏经典、关魁斗，他们三人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进行宣传和搜集情报工作。张子云被日寇以反满抗日嫌疑逮捕入狱，沈阳解放时出狱。因在狱中受刑过重、已成残疾，不久便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定为叛徒反革命，他的女儿遭株连、受迫害，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临榆县韩家马坊人韩志和、派去哈尔滨，他在哈有个染房、想以财东身份定居下来，因户口落不下，又返回原籍参加工作。原峰岭人赵璧臣，派出关外，因站不住脚、也回原籍。马裴文同志、预定通过陆路转回辽宁西丰县原籍潜伏下来工作，途中遇到敌人“扫荡”，在反“扫荡”中牺牲了。

四、扩大解放区，坚持同日伪特斗争

东北工作委员会到达冀东以后，在地方党和军区领导下，与当地党政军协同工作。杨雨民同志带一部分队员北上热河围场一带建立根据地，向北发展。我和宋国祥及其他同志在曾克林和马骥部队的配合下开辟新地区。

临榆县长城外花厂峪处于群山之中，东接义院口，西沿老岭连接花果山根据地。村庄分散，居民稀少，是辽宁、热河、河北三省的结合部，我们选择了这个地区，做为楔入伪满统治地区的前沿阵地。在这之前宋国祥率武工队就曾在这里活动过。1942年在临抚凌青绥一带有了部分游击区，12月成立了临抚临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张化东，民运部长张仲三、办事处副主任宋国祥，三人组成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由于形势的发展，1943年7月十三地委决定撤销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分别成立临抚昌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凌青绥联合县工委由张化东兼任书记。张离去后由刘光禄任书记，刘离去后由罗文任书记。十二团一营副营长马骥参加工委。马骥同志带领一个区队，从这条线打进赤峰地区。工委的任务是：向东北发展，摧毁敌伪政权，建立地方党政军组织，宣传我党政策，组织群众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游击区。政权建立后，工委又去开辟新区。

1943年春，日寇乘我主力部队进口里恢复被敌人“蚕食”区之际，对辽西、热南长城内外加紧“扫荡”，搞“集家并村”，建“人圈”修“围子”，制造“无人区”，“建壕沟堡垒”，实行血腥镇压。

1943年9月，日寇对凌青绥地区扫荡，由伪满调进关内一个日军大队，配备有飞机，在大量伪军协同下，由秦皇岛至留守营一线向北进剿。热辽地区敌五个团的兵力向南推进，形成对东工委南北夹击的阵势。这时东工委在凌青绥活动的干部霍郁、赵亚

东、马裴文每个人各带一名战士，策动凌源县自卫团起义，张化东、刘云鹤同志深入到昌黎县平原地区活动，我和几名警卫员、通讯员在临抚地区活动。当我得知敌将扫荡的情报，未来得及通知其他人，鬼子便向北压过来。我们躲避到小河峪的后山上。随后得知昌黎、留守营、北戴河、山海关日伪军都已出动。我从来是不着急的，这次突然心脏病发作了，继之发起高烧。我们经两天一夜连续行军，未得休息，冲出了包围圈，迂回到敌人的后边。太阳将要落山时，来到戴山头公路边，我发烧头痛失去知觉，倒在村西头。

警卫员张保身把我背到郑子珍家，这是个危险的地点。郑子珍曾任过伪联保主任，1928年我在抚宁县当区警官时，他是我绿林中海交的朋友，现在我是人人皆知的老八路，我想，这个人讲义气不会出卖我。

夜幕降临，我又高烧。我的通讯员杨丙康出去买药不见回来，从胡各庄、桃园又传来情报，说敌人在留守营开会，得知“赵老头”在郑家店一带养病，分别派遣武装便衣搜查。我们只好迅速转移，由郑家店用大车送我们到胡各庄，由胡各庄用担架抬我到张各庄，然后抬到昌黎北的五峰山，碰巧曾克林和徐志同志带着部队驻在那里。

曾克林和徐志派来了医生，把我转移到长峪山休息。经过医生诊断，说我是患了回归热，也就是伤寒。定时高烧每日两次、最高到41度。大夫束手无策，没有特效药。分区用电台将敌人扫荡情况和我的病情报告给李运昌司令员。回电：只写了“抢救”两个字。

我转移到柳河圈附近一个庄上，叫萝卜园，住在一个姓张的老乡家里。当晚我正在发烧，同志们要我去沟里过夜，躲避敌人搜查。这家老乡说啥也不让我去，主张在家里，敌人来了由他们掩护，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第二天，我苏醒过来，看见东升的太阳照亮了窗纸，才发觉是同志们把我抬到碣石山顶。

又经过一个夜晚，口外反扫荡突围回来的霍都同志和负伤的